

唐七
公子

【新版】

上

点一盏灯听一夜孤笛声
风吹过重门深庭院幽冷
等一个人等得流年三四轮
一纸红笺约下累世缘分

华胥引

唐七
公子

华胥引

唐七
公子

HUAXUYIN

上

点一盏灯听一夜孤笛声 等一个人 等得流年三四轮
风吹过 重门深庭院 幽冷 一纸红笺 约下累世缘分





点一盏灯听一夜孤笛声
等一个人等得流年三四轮
风吹过重门深庭院幽冷
一纸红笺约下累世缘分

史书翻过这一页记忆封存
鸳鸯锦绘下这一段孤独浮生
一世长安的誓言谁还在等
谁太认真

梦一场她城下作画
描一幅山水人家
雪纷纷下葬了千层塔
生死隔断寂寞天涯

梦一场她起弦风雅
奏一段白头韶华
雪纷纷下葬了千层塔
似镜中月华他不知真假



煮一壶茶折一枝白梅花
撑一把青伞冷雨落下
香桃木开满坟前惹风沙
谁的思念在石碑上发芽

梦一场她城下作画
描一幅山水人家
雪纷纷下葬了千层塔
生死隔断寂寞天涯

梦一场她起弦风雅
奏一段白头韶华
雪纷纷下葬了千层塔
似镜中月华他不知真假

长安的誓言啊史书未写下



《列子·黄帝》的记载中，黄帝忧于国家动乱，遂“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于梦中见到了自己的理想之国，等醒来便以此治国，海清河晏，天下大治，而后黄帝以梦中所见，谱成一曲，即名《华胥引》，传说若三段齐奏，则颠倒迷离，见众生万象，偿一切所愿——唐七公子此书，此名大概便出典于此。

由此可见，唐七公子卓越的想象力之下，所依托的并不是凭空捏造想象，而是极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这是现今作者大部分都缺乏，但是于写作上很重要乃至必需的专业素养。

作者在《华胥引》书中之章节段落的引名如“国破”“浮生尽”“一世安”等，都精练而颇具想象力，几乎都可以成为一个歌名来发挥，由此延展出具备中国古风的歌曲。还有其描景写物之用字遣词如画笔，时而如羊毫软宣，勾写婉约旖旎，哀感顽艳不可方物，时而是狼毫重墨，写家国历史浓墨重彩。一行一段的每一个描绘都极具画面感，再加上角色塑造之传神，勾勒人物性情之逼真，故事情节之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让读者几乎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本书，而是在看一场纸面上的电影，使读者在文字阅读行进间，仿佛观看了一幕幕影像化的历史剧。对我来说，《华胥引》是一本会摆放在书桌上、台灯边的小说，会在看完之后一次次地信手翻来，随意展开一页，都是一篇影像化的文字！



或许，只有透过死的过程，才能找到生的意义。或许，历史就是需要从时间流逝中，才能找到拥有的价值。在 2012 末日传说前，唐七公子的《华胥引》给了女主角一个新生的机会。女主角从死亡开始，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牵引出一段一段玄妙的故事，借着一个人可以让人梦想成真的秘术，展开了她的冒险！华胥引弹起的时候，弹奏者和祈愿者就会一起沉入秘术编织成的梦境中。梦境里误会可以解释，错误可以挽回，想说的话终于能说出来，想要的邂逅可以不必错过，于是皆大欢喜人人幸福，代价是一条命，从此沉溺在那个幸福的梦里。换了是你，你要不要？你有没有什么错误要拿生命去换？没有的话，恭喜你，不犯错，不伤人，不伤己。有的话也恭喜你，并不是谁都会拿生命去换犯的错，也不是犯了错的人都想拿生命去换。肯去换，还有救。

也或许不要以自身利益的角度，人才会公道地看待世事。

这本书，要你经历的就是放下自我，拥抱全新的可能。



我很少为人写序，因为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在文学创作里，我只不过是一个阅读者和小学生，在我眼里能写出一篇感人的文章和故事都是一件非凡的成就，我羡慕有这样才华与能力的人，我很乐意被他们引导入一篇一篇动人的故事与文章里。如果要我说出读后感，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着，但是要我写序，那就太为难我了。但是这回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计划着退休后开始多写一些文字，而结识了一些出版社，因此有机缘抢先看到唐七公子的新作《华胥引》，因为在别人之前阅读了，所以也忍不住先说了阅读心得。

之前我从未看过唐七公子的作品，只在一些评论里，看到有人对他有如下的评价：唐七公子文风流畅，情节跌宕，擅长用幽默的语言讲述令人心伤的故事，感动无数痴情男女，被誉为虐心女王。现在因为好奇所以看完了《华胥引》，果然名不虚传！在她的故事里有着接近电影的画面感，就算这是一则古老的故事，却有着科幻小说的情节。小说里的角色与情感似古似今得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于是在阅读起来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看完了《华胥引》后，我对唐七公子本人也有了读者角度上的好奇，透过出版社的安排有机会跟她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子年轻而清脆的声音，跟我预期是一位深沉的作者完全不同。我特别好奇地问她是否看过《盗梦空间》这部电影，她笑着回答说：看过这篇小说的人都这么问过她，她的确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在写完

这篇小说以后，这点更让我对她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我想也只有在笔耕的世界里的人，借由一支笔才能翱翔在这样充满创意的空间，如同哈利·波特骑上了他那把扫帚。我衷心地期待她能继续带着喜欢她文笔的人们，往后随着她的笔不断地经历超越时空的旅行。

楔

子



● 殉国的公主

茶楼里的说书先生们，但凡上了点年纪，大约都听过六十七年前发生在卫国王都里的一桩旧事。

那桩事原本是个什么模样，如今已没人说得清。但关于此事的每一段评书，不管过程如何，填充故事的因果始终如一。

因果说，卫国王君早些年得罪了陈国，四年后被陈国逮着一个机会，由陈世子苏誉挂帅亲征，直杀到卫国王城，一举大败卫国。软弱的卫王室选择臣服，卫国最小的公主叶蓁却抵死不从，盛装立在王都城墙上上斥国主、下斥三军，一番痛斥后对着王宫拜了三拜，飞身跳下百丈城墙，以身殉国。

史官写史，将之称为一则传奇，更有后世帝王在史书旁御笔亲批，

说卫公主叶蓁显出了卫国最后一点骨气，是烈女子。

六十七年，大晁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当年事隔得太远，百姓们遥想它，已如遥想一段传奇。而叶蓁公主的殉国之举虽感人至深，褪去神圣和风华后，却不如一段风月那样长久令人沉迷。就像在陈卫之战中，最能撩起世人兴致的，始终是她与陈世子苏誉的那段模糊纠葛，尽管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大晁史书对苏叶二人的牵扯有所着墨，但着墨不多，只记了件小事，说陈世子苏誉在卫国朝堂上受降时，接过卫公呈上的传世玉玺，曾提问卫公道：“听闻贵国文昌公主乃当世第一的才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尤其画得一手好山水，卫公曾拿这枚传世玉玺与她作比，不知本宫今日有没有这个荣幸，能请得文昌公主为本宫画一幅扇面？”文昌公主正是以身殉国的叶蓁的封号，取文德昌盛之意。

史书上记载寥寥，当年的知情人在这六十七年的世情辗转中早已化为飞灰，这桩悲壮而传奇的旧事便也跟着尘光掩埋殆尽。民间虽有传说，也不过捞个影子，且不知真假。倘若果真要仔细打点一番这个故事，还得倒退回去，从六十七年前那个春天开始说起。

● 国破

六十七年前那个春天，江北大旱，连着半年，不曾蒙老天爷恩宠落下半滴雨。大晁诸侯国之一的卫国虽建在端河之滨，也不过饱上百姓们一口水，地里靠天吃饭的庄稼们无水可饮，全被渴死。不过两季，大卫国便山河疮痍，饿殍遍地，光景惨淡至极。

卫国国君昏庸了大半辈子，被这次天灾一激，头一回从脂粉堆里明白过来，赶紧下令各属地大开粮仓，赈济万民。国君虽在一夕间变做圣明公侯，可长年累下的积弊一时半会儿没法根除，开开放粮的令旨一道一道传下去，官仓开了，粮食放了，万石的粮食一层一层辗转，到了百姓跟前只剩一口薄粥。百姓们眼巴巴望着官府赏赐的这口粥，不想这口粥果然只得一口，只够见谷玄时不至空着肚皮。

眼看活路断了，百姓们只好就地取材，揭竿而起。出师必得有名，造反的百姓顾不得君民之道，只说，上天久不施雨，乃因卫公无德，犯了天怒，要平息苍天的怒火，必得将无德的卫公赶下王座。

谣言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一路传至王都深处，深宫里的国君被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砸得惴惴然，立时于朝堂上令诸臣子共商平反之策。众臣子深谙为官之道，三言两语耍几段花枪再道声我主英明，便算尽了各自的本分。

只有个新接替父辈衣钵的庶吉士做官做得不够火候，老实道：“都说雁回山清言宗里的惠一先生有大智慧，若能将先生请出山门，或可有兵不血刃的良策。”清言宗是卫国的国宗，为卫国祈福，护佑卫国的国运，这一代的宗主正是惠一。

大约注定那一年卫国气数将尽，卫公派使者前去国宗相请惠一的那一夜，八十二岁高龄的老宗主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谢世了。惠一辞世前留下个锦囊，锦囊中有一张白纸，八个字囫圇了句大白话，说：“会盟方已，大祸东来。”卫公捧着锦囊在书房闷了一宿。房外的侍者半夜打瞌睡，蒙胧中听到房中传来呜咽之声。

惠一掐算得很准，刚过九月九，一衣带水的陈国便挑了个名目大举进犯卫国。名目里说年前诸侯会盟，卫公打猎时弓箭一弯，故意射中陈侯的半片衣角，公然藐视陈侯的君威，羞辱了整个陈国。陈国十万大军携风雨之势来，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不到两个月，已经

列阵在卫国王城之外。

全天下看这场仗犹如看一场笑话，陈侯手下几个不正经的幕僚甚至背地里设了赌局，赌那昏庸的老卫公还能撑得住几时。陈世子苏誉正巧路过，押了枚白玉扇坠儿，摇着扇子道：“至多明日午时吧。”

次日正午，懒洋洋的日头窝在云层后，只露出一圈白光，卫国国都犹如一只半悬在空中的蟋蟀罐子。

午时三刻，白色的降旗果然自城头缓缓升起，自大晁皇帝封赐以来，福泽绵延八十六载的卫国，终于在这一年寿终正寝。老国君亲自将苏誉迎入宫中，朝堂上大大小小的宗亲臣属跪了一屋子，都是些圣贤书读得好的臣子，明白时移事易，良禽该当择木而栖。

午后，日头整个隐入云层，一丝光也见不着，久旱的老天爷仿佛一下子开眼，突然洒了几滴雨。陈世子苏誉身着鹤氅裘，手中一柄十二骨纸扇，翩翩然立在朝堂的王座旁，对着呈上国玺的老国君讨文昌公主扇面的一席话，一字一句，同史书记载殊无二致。

不过，苏誉并未求得叶蓁的墨宝，他在卫国的朝堂上对卫公说出那句话时，叶蓁已踏上王城的高墙。苏誉和叶蓁有史可循的第一次相见，在卫国灭亡的那个下午，中间隔着半截生死、百丈高墙。

他甚至来不及看清传闻中的叶蓁长了如何的模样，尽管他听说她为时已久。听说她落地百天时，卫公夜里做梦梦到个疯疯癫癫的长门僧，长门僧断言她虽身在公侯家，却是个命薄的没福之人，王宫里戾气太重，若在此抚养，定然活不过十六岁。

听说卫公听信了长门僧的话，将她自小托在卫国国宗抚养，为了保她平安，发誓十六岁前永不见她。还听说两年前卫公大寿，她作了幅《山居图》呈上给父亲祝寿。列席宾客无不赞叹，卫公大喜。

细雨蒙蒙，苏誉站在城楼下摇起折扇，蓦然想起临出征前王妹苏仪的一番话：“传闻卫国的文昌公主长得好，学识也好，是个妙人，哥

哥此次出征，旗开得胜时，何不将那文昌公主也一道迎回家中，做妹妹的嫂子？”城墙上，叶蓁曳地的衣袖在风中摇摆，那纤弱的身影突然毫无预兆地踏入虚空，一路急速坠下，像一只白色的大鸟，落地时，白的衣裳，红的血。城楼下的卫国将士痛哭失声。

苏誉看着不远处那摊血，良久，合上扇子淡淡道：“以公主之礼，厚葬了吧。”

目录 I

【序一】 文方文山 \ 004

【序二】 文 \ 许常德 \ 005

【序三】 文 \ 姚谦 \ 006

【楔子】 \ 001

● 殉国的公主 \ 001

史书记载寥寥，当年的知情人在这六十七年的世情辗转中早已化为飞灰，这桩悲壮而传奇的旧事便也跟着尘光掩埋殆尽。

● 国破 \ 002

苏眷和叶葵有史可循的第一次相见，在卫国灭亡的那个下午，中间隔着半截生死、百丈高墙。

【第一卷】浮生尽 \ 001

她吻一吻他的眼睛，撑着自己坐起来，捧着他的脸：「我会救你的，就算死，我也会救你的。」

第 1 章 \ 002

我死在冬月初七这一日，伴随着卫国哀歌……屋沉月朗，家在远方，何日梅花落，送我归乡……

第 2 章 \ 022

事隔三年，我其实已记不得他的声音，只是那些古琴的调子还会时不时响在耳旁，袅袅娜娜，是我不会唱的歌。

目录 II

第三卷 第三章 / 034

「君拂，爱一个人这样容易，恨一个人也这样容易。」

第四卷 第四章 / 059

苍鹿野的雪山里，那个沈岸对她说：「若姑娘不嫌弃，待在下伤好，便登门向姑娘提亲。」

第五卷 第五章 / 072

那一刹那，似乎雨中飘来清冷梅香，盈满狐裘，盈满衣袖，多半是记忆中难以磨灭的幻觉。

【第二卷】十二月 / 095

看着她的背影在月光下渐行渐远，他想唤她的名字，莺哥，这个名字在心中千回百转，只是一次也没能当着她的面唤出。

「莺哥。」他低低道。可她已走出老远。

第六卷 第一章 / 096

我多么想告诉他，你跟前这个面具姑娘就是当年雁回山上那个被蛇咬得差点死掉的小女孩，如今长这么大了，一直想把自己许配给你来着，天上地下地找你，找了你好三年。

第七卷 第一章 / 110

我初遇他，只有十四岁，那时娃娃脸尚未脱稚气，等到最好看的十七岁，却连最后一面也未让他见到。

第①章 / 128

我看到莺哥在这个世界越走越远，携着她的短刀，像一朵罂粟花渐渐盛开，花瓣是冷冽的刀影，而她浓丽的眉眼在绽放的刀影中一寸一寸冷起来。

第④章 / 153

景侯七年，飞花点翠，春深。

第⑤章 / 175

她眼中有万般光彩，像她十五六岁最好的年华，手中还未沾上人命。

第⑥章 / 205

他离开她，手指却像是有意识地抚上她的眼，触到一丝水泽。她哭了。

番外 诀别曲 / 235

目
录
III



第一卷 浮生尽

她吻一吻他的眼睛，撑着自己坐起来，捧着他的脸：「我会救你的，就算死，我也会救你的。」